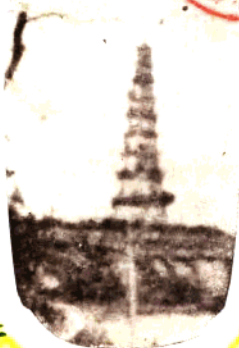


1912

恩平文史



总2期

1984



恩平县政协文史组编印

目 录

恩平县第一所学校

- 恩平县立高等小学堂 岑若冰 (1)
- 恩平第一个古塔 为 轮 (7)
- 恩平学宫的兴废 直 言 (8)

我县首批文物重点保护单位(二).....县文物普查组 (11)

石山《大田洞平瑶记》石刻 梁植权 (13)

石器 文物普查组 (15)

恩平石灰石 梁文轩、吴 华 (17)

婆髻钨矿史话 冯能广 (21)

白那公路筑路概况 冯达云 (25)

恩平参议会史略 余祯和、郑寿稠 (29)

恩平县商会 荫 根 (33)

恩城“十三行” 余祯和 (35)

王志恒烈士小传 何兰青 (37)

黎塘的大风车 郑其贤 (41)

“九子连环炮”创制者郑正能

..... 荣葛、煜华、运佐、闰余口述 寿稠笔记 (43)

法官吴汝让	余兆蕃 (46)
加国恩平总会馆顾问郑天华	刘国强 (48)
君堂的碉楼	郑其贤 (50)
贼头胡荣梓的下场	余兆蕃 (53)
恩平葬俗小考	梁治荣 (56)
坚持江南游击战	吴 枫 (58)
恩城至朗底路程歌	梁允才整理 (57)
恩城至广州路程歌	梁允才整理 (52)
汤显祖的两首诗	吴仲华 (60)
诗一首	吴曼学 (14)
致读者	恩平政协文史组 (62)

封面题字：梁鼎光

封面设计：陈 冲

封面熙春塔：陈冲供稿

恩平县第一所学校

恩平县立高等小学堂

岑若冰

恩平县立高等小学堂（以下简称县高小），是在清光绪三十四年（一九〇八年）即废除科举制之第二年开办的。到一九一九年，改为恩平县立中学。县高小的创办，是恩平教育史上之大事。

一九一九年，我才十二岁，进入县高小就读，一九二一年毕业。县高小创办之年，正是我咿呀学语之日。虽对初期的情景未有所见，但对六十多年前在学时母校之印象，仍依稀可忆。现就记忆所及，予以追述，虽挂一漏万，冀以抛砖引玉，使校史日趋全面，以表学子微忱。

高小的创办

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，清政府积弱无能，政治、经济、军事为帝国主义所控制，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。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上书清廷，提出变法维新，设议会、废科举，废八股、办学堂，开矿山、建铁路、兴实业、自由经商等等，以图挽救危亡之局势。同年孙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创立“兴中会”并上书李鸿章要求改革。于是光绪下令各省兴办中、小学堂。一九〇六年清政府正式宣布废除科举制。

一九〇六年我县有识之士感到要改变贫穷落后之面貌，

必须注重培育人才，因而立志兴办学校，以图教育救国。恩平县高等小学正是在此情况下创办的。

县高小主要创办人之一是郑润霖，别字慰农，君堂区清湾村人。他家境贫穷，但刻苦勤奋，二十一岁那年，参加清朝己丑科（即己丑年）考试中了举人。曾任海南文昌县“儒学正堂”，专管知识分子与教育工作，级别与县长相同。民国成立后，曾任广东省参议会参议员。他是一位务实、有远见、有抱负之教育家，在县内各姓族士绅及热衷于家乡教育之举人，拔贡、秀才等的推举与协助下，一九〇八年创办了县高小，并担任了高小第一任校长。

岑冠鑑是我县圣堂区大江乡人，也是清朝举人（本文作者的父亲——编者）。他是县高小第一任学监，对推进校务、教务工作起了积极作用。

吴容许是君堂区平安乡人，是清朝秀才，高小第二任学监。他对创办和推动学校教育也有一定贡献。

校址和布局

县高小的校址，是选在县城的东北门内（原来的“考棚”，即现在县第二招待所、恩城中学）。校门前就贴近县城东城门口。它的布局合理，前面是校园广场；中间及侧廊是教室、校长及学监办公室和教员宿舍；后面是个开阔的大操场。校舍中间有一条大通道，夹在两旁课室和宿舍之间。每座课室可容座位五十多个。每一学生宿舍，设有六个床位；床位前各有一书桌。操场、课室和通道旁都种有树木花卉，环境整洁、安静，确是个读书好地方。

一九一九年由于办中学，在校前广场增建一幢两层的水泥钢铁结构的楼房，充作中学的教室、办公室、实验室、图

书室以及教员宿舍之用。厨房、饭堂、浴室则分设于侧廊与操场之间。从学校整个布局来看是较为合理的。

课程设置与教师

据我所忆，当时高小设有国文、算术、地理、自然、英语、图画、手工、音乐、体育等课程。这些都是基础课，课程设置是较为全面的。

县高小的教师，有的是有科举功名的名师宿儒，有的是大、专毕业而具有教学专长的学者。他们都为教育事业献出毕生的精力。

吴达夫老师是我县沙湖区（现属牛江区）鹏昌乡人。他任算术课。他教授认真、深入浅出，为学生所欢迎。一九二一年他是恩平县中学之第二任校长。后来又回沙湖任郁文中学校长。

地理教师郑灼南，君堂区君堂村人。他在高小任教十多年，后被君堂乡亲聘他回乡筹办学校，充任校长。

国文教师梁伯唐，圣堂区进取村人。由于学生入学年龄悬殊较大，小的十二、三岁，大的十七、八岁，年龄大的一般都读过“专馆”（专门教授“四书五经”、“诗词歌赋”旧体国文的“大馆”），部分学生之写作相当于旧高中生之水平，因而语文教学难度很大。梁老师经常向学生推荐传播新文化刊物——《东方杂志》，又平易近人，授课时热情奔放，深得学生敬重。抗战时期，曾在香港恩平同乡会内办学，很受旅港同乡之推崇。

自然课教师吴冠南，沙湖区下凯岗村人，他每于课余，就向学生介绍时事新闻，让学生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情势与我国之处境，还介绍各地民众开展爱国活动的情形。他举

止有风度、吐谈有风趣，学生喜欢他。

英语老师岑绍之，圣堂区大江乡人。他是别班的国文、算术老师，水平颇高。后来兼任英语，但教学经验不足，学生没兴趣。其后他受大江乡亲的邀请，回乡办学，终身致力于教育事业。后来学校从香港聘来一位香港皇仁书院毕业的青年教师上英语。他穿西装，戴眼镜，俊俏温文。但课堂教学活跃，特别注意口语训练，还借助手势、神态、语调讲授，引起学生之学习兴趣。不少学生毕业后就当英语老师，有的出洋留学，到国外谋生，就赖于小学之基础。

图、工、音、体老师冯伯欣，牛江区莲塘乡人。他“能文能武”。学校设有足球场、排篮球场、田径等固定场地。各类竞赛，搞得热烈。省立高等师范学校恩平留穗同学，曾组织足球队，由唐锡勋（毕业后留美，回国后任省教厅秘书长，中山大学教育长）率队回乡与县高小足球队作友谊赛。这给山城添了生气，也为恩平体育运动扩大影响。

教员之待遇与经费

被誉为“园丁”之教师，历来是受人尊敬，物质待遇应该是优厚的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县高小的老师，平时一律住在学校，起居用品全由学校购置。一天三餐，有鱼有肉，全由学校供应。饭堂象酒楼，饭桌铺上白布，吃饭时有人伺候，膳后递手巾抹脸抹手，茶烟俱备。工资比机关职员高，月薪除支付个人使费外，对家庭开支与儿女教育费均有余裕。假日教师回乡都是以轿代步，四五十里路之轿费，需白银二三元，按今天旅费标准，等于坐一次飞机到海南。据我记忆，在县高小执教过的老师，绝大部分是终身为教育的。学校之经费来源于两方面，一是收学费，二是县征收中场捐

(税)、灰窑捐(税)、糖寮捐(税)、牛皮捐(税)拨给学校，作为学校之经费。

校内与校外

学校对学生的管教极严，学生极少机会到外面游逛，接触社会。老师只在课堂向学生灌书本知识，从不带学生到校外，或引导学生去了解社会。他们唯恐社会的阴暗面对学生有所污染，所以实行“隔离政策”。市镇或地方举行“迎神赛会”、演戏等，学校都禁止学生去观看。恩南楼（原是燕南楼，后改为恩平酒店，即今天桥峰路恩平县人民法院——编者）是南兴街最热闹的地方，学生偶因事请假途经闹市时，也从无一人敢涉足其间。至于设有赌场、烟馆妓寨的偏街窄巷，学生就绕道而行。

人们把学校当是一个不能亵渎的地方。校门不必挂“闲人免进”的牌子，却从没人胡乱闯进学校。叫卖的小贩子路过学校近邻都不敢高声叫卖。人们诚恐惊扰学校的宁静气氛。

教员与学生

县高小受到社会的尊重，是由于教师真正做到“为人师表”。从校长到教员都认真注意自身之操行品德与外表仪态，力求做到身教重于言教。他们一出房门，就身穿长袍（长衫）足穿鞋袜，衣着整齐，仪态庄重。其影响所及，学生在宿舍外也不穿木屐，假日外出都穿校服。学生在路上遇见师长，自觉伫立道旁，向老师敬礼。学生与学生从不见有吵闹和打架。在任何地方，同学间、师生间以至接触群众都彬彬有礼，融洽相处。那时，学生也很自爱，不随便请假。有时有事外出能有机会到三楚云吞馆吃碗经济实惠的云吞面，也会感到有失“身份”。

祀孔活动

我在县高小就读三年，仅有一次由学校组织的“祀孔”（祭祀孔夫子）的校外活动。祭祀典礼是在孔庙（又叫学宫）举行。仪式十分隆重。参加祀孔的有各界代表，如商会、地方绅士等，学界则由县高小师生为代表。这次学校破例地组织全体师生参加。学生穿着白色校服，鼓乐队领前，队伍整齐。到孔圣庙大门前，越过一块刻着“文武官员到此下马”的大石碑，进入石碑楼，跨过莲池上的石拱（又叫金水桥），抵达大殿前面。殿前贡陈着生熟猪羊等贡品。祭坛上按席次站着主祭人——县知事，陪祭人——县高小校长，及自治公所、商会头面人物，后面是师生队伍。礼毕列队回校。当晚我们能吃到一顿祭孔分得的肉酒果品而十分高兴。

恩平县立中学

一九一九年是县高小开办的第十一年。十一年来在县高小的影响下，各区、乡也积极兴办学校。为了解决小学毕业生的升学与小学的师资问题，县高小招收了两班初中学生，因而把县高小定为恩平县中学。这是恩平县第一所中学。校长是郑润霖。是年在校前广场曾新建一幢两层楼房作中学教室、办公室、实验室、图书室及教员宿舍之用。中学所需之教师，除了从外地聘请一两名外，全是原高小教师。县立中学的创办，是我县教育事业的新发展。

恩平县高等小学之建立，是我县新旧教育制度之历史分界线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她为我县培育出大批有用之材。

恩平第一个古塔

为 轮

恩城东郊约二里许，有一塔脚村。面临锦江，树影婆娑，风景清幽。此村约建于清顺治五年。村民向以编织竹器为业。该村下约三十咪处，有一个七级之塔，名叫文塔，雄峙锦江河畔，因而得名。

据恩平县志载：“文塔建于明崇祯三年，由分守西道张茂颐捐金卜地，知县孙光緒率士民助成之。”又说：“（其）座落于文昌阁之左。”这是恩平历史上之第一古塔，也是县志中谓之文塔。

据塔脚村人徐强于一九六二年垦荒挖掘塔基之砖考证：文塔之地基为两米多深，圆径九米，最低层铺上粗沙，砌以山石，然后以六公分高、十二公分宽、廿七公分长之特制青砖砌至地面，始向上逐级建造。塔身悉用砖瓦结构，成六角形。斗拱飞檐，绿树掩映，雄踞江滨。

惜年代久远，风雨剥蚀，加以修葺乏人，文塔约于康熙三十五年倾圮。余有部分墙脚毁没于土中。康熙四十一年，知县陈驻毓，在大冲之象山（又叫松仔山）顶端，建一七层之塔。此乃恩城地区建造之第二座塔。迨至乾隆二十八年，知县曾萼，迷信风水，谓恩平地势上高下陷，才气东流，不出人才。乃将象山顶之塔拆迁于崩海（即现塔脚村之西方），旨在“以收其气”而积人才。施工时，塔中竖一大铜柱（一九五八年毁塔时，刺绣厂退休职工吴润玲亲眼见到铜柱），沿柱直建至七级（层），纯属实心，毫无空隙。竣工之日，因前在东山曾有一熙春台，虽久废无考，而曾萼仍命名此塔

为熙春塔，也称东塔。（此塔于一九五八年大炼钢时拆毁——编者注）

道光元年，邑人鉴于此塔之结构，是一“实心”之塔，适足碍于人才辈出。乃于实心之上，增建“通心”，即空心之两级（层），成为九级之塔。此塔比塔脚下之塔迟建百余年。

一九六二年塔脚村人徐强，曾因垦荒而偶在文塔遗址挖得青砖二万多块，为附城公社作建房之用。据徐称：“塔之底层，发现有陶瓷泥制成之碗、酒杯及木制筷子，碗杯均已破烂，筷子原形无缺，但用手捡来，即成粉状。”

文塔位于今恩平二钢厂围墙内小树林之中心地带，尚有余迹可考。

恩平学宫的兴废

直 言

恩平学宫，是我县现存的建筑最早、工程规模最大，历史科学艺术价值比较高的古建筑之一。在历史上，由于种种原因，现在除了崇圣殿部分建筑保留外，其余的建筑物都被毁。

恩平学宫始建于明朝成化十六年（公元一四八〇年），它座落在县治西（即现在县委大院和恩中范围内），到了明朝末年，经过前后五次修建、扩建和重建，已经初具规模：有棂星门、儒学门、尊经阁和泮池。清朝康熙四十九年（公元一七一〇年），陈圣煜（广西举人）任恩平知县，于康熙五十一年（公元一七一二年）把学宫迁于鳌峰山下（现在恩平一

中)。从这时到清朝同治五年(公元一八六六年)的一百五十四年间,经过前后九次修建的学宫,颇具规模,宏伟壮观。根据旧县志记载:“后为崇圣殿,中为大成殿;殿前为月台,左右为庑;两庑左右为竖碑厅各一间。殿左右为旁屋各三间,月台南踞为戟门,门左为名宦祠,祠左为文官厅;门右为乡贤祠,祠右为武官厅;外为泮池,架以石桥;池前为文明门,又前为青云路。庙前为明伦堂,堂后为尊经阁;前为大门,原作学署;庙西建近圣书院。由于它背枕鳌峰山,面临锦江河,雄伟壮观,景色秀丽。一九五七年秋天,省文物普查队,在实地考察时,曾进行了摄影、绘图和登记。他们对此评价较高,并建议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恩平学宫,由于绝大多数建筑物被毁坏,失去了原来面貌,所以对它的科学以及艺术价值,已难于作出比较全面正确的评价。不过它和我国古代建筑都具有如下特点:一、结构:以木构架为主要的结构方式。它的优点是承重和围护结构分工明确;适应不同的气候条件;有减少地震危害的可能性。二、组织布局:以“间”为单位构成单座建筑,再以单座建筑组成庭院,进而以庭院为单元,组成各种形式的组群。三、艺术上的优点:单座建筑以整个形体到各部分构件,利用木构架的组合和各构件的形状及材料本身质感等进行艺术加工,达到建筑功能、结构和艺术的统一。四、园林式建筑。从现在保留下来的崇圣殿,虽然部分建筑物经过改建,但还可以看到上述建筑特点的痕迹。恩平学宫的建筑艺术,不仅生动地说明了它是我县人民的智慧结晶,而且也反映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艺术。此外,学宫内还有很多珍贵碑刻,例如新迁学宫碑记,等等。建学宫碑记,它名叫恩平儒学记。是知县陈汉昌于明朝成化十八年(公元一四八

二年)请求陈献章撰写的。陈献章新会白沙人,死后称白沙先生。他工书法,善画梅,闻名岭南。恩平儒学记,不仅有历史价值,而且有书法艺术价值。

恩平学宫,从建立至今已有五百零二年,在历史上曾遭受多次毁坏。据旧县志所载,较大的主要有三次,明朝嘉靖初年被台风摧毁,嘉靖二十五年(公元一五四六年)知县阮琳主持重建。清朝初年被“盗”毁坏。康熙二十四年(公元一六八五年)知县佟世男(辽东人)主持重建。以后长久失修,残旧不堪。

抗战期间,中区临中(后改越华中学)内迁恩平,因校舍不足曾以学宫为师生宿舍。解放后,农校从联中分出来,曾以学宫为校舍。不久农校并入新会。“大跃进”之后,恩一中学生猛增,校舍不敷,乃复以学宫为师生宿舍。

一九六二年,恩平华侨中学原设在江洲市,后来县人民政府接受华侨的建议,在恩城筹建。校址选在原学宫(即孔圣庙)。由原侨务科主办,拆毁大成殿及左右建筑物,建成三层的教学大楼房。原有碑石全毁。明朝陈白沙书写的儒学记石碑也废弃,后侨中一领导把它收藏。文革初期又被“冲”走,架作桥梁。由于人畜践踏,三分之一的字迹被毁。近年来普查才发现,今藏在县府院内。

一九六五年,侨中认为《崇圣殿》已年久失修,要拆除建造办公室。后县府决定拨款一万元修理。结果,除瓦面保留原有古建筑形式外,其他部分均拆除。十年动乱期间,学宫上盖的屋脊,一九六五年用一千元聘请泥水秤用泥塑的两条龙,一九六六年也当是“四旧”而砸碎。一九七六年左右,“崇圣殿”左边的“尊经阁”也拆掉。

一九七二年恩城镇中学(侨中六八年停办,改为镇中

学)，为了扩建运动场，把《泮池》连同池上的石桥（人们称为金水桥）拆掉填平，用作跑道。

学宫左侧前面，原有木棉树一棵，挺拔苍劲，独具风格。但树老枝枯，误以为死，为师生安全计，乃于一九八〇年左右砍掉，也没拍照，甚为可惜。

我县首批文物重点保护单位（二）

恩平县人民政府一九八三年六月十五日发出《县府字1983年52号文件》确定，我县第一批县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共十一处。本刊第一期刊印了第一组文物照片三幅，这期刊印牛皮塘农会旧址，冯桑同志故居及大田洞平瑶记石刻照片一组共三幅。

东成区牛皮塘农会，是一九二六年我县大革命时期第一批建立的农会。会址设在回龙里。大革命失败后，曾被胡荣梓带领喽啰放火焚烧。右图是修复后的旧址。





我国工人阶级革命先驱、我国早期工人运动活动家，中国共产党的好党员、好干部冯桑同志，是我县圣堂区天村人，一八九九年在这里出生。左图是冯桑同志故居。

在大田洞石山上的摩崖《平瑶记》石刻，是元朝至正十三年即公元一三五三年刻成的。由于受风雨剥蚀，部分字迹模糊，但石刻完整无缺。这方石刻长阔均为1.6米，四周刻有云纹，它是我县石刻最早的一方。（右图）



石山《大田洞摩崖平瑶记》石刻

梁 植 叔

大田区东部将军山和园山交界处，有一石山，山上树木苍翠，怪石遍地；锦江和江北灌渠沿山脚左右流过。青山映碧水，景色美如画。一九八三年我省诗人张采庵到此游览曾赋诗一首，题为《石山铭古》。诗云：昔日鞭石聚成山，山自不平石自顽。患灭残碑黄纸外，森严大令翠微间。松杉阅世多奇骨，村社辞寒有笑颜。坐对摩崖诗未就，苔纹绣涩古斓斑。

石山北部的山脚下，有一块近似三角形的石块。石质坚硬，略带褐色。在上有块古代石刻，名叫《大田洞摩崖平瑶记》。它是正方形，长、阔各一点六米，总面积为二点五六平方米。四周刻有云纹，刻字共四十八行，每行十六字，总字数为七百六十二个。字体正楷，苍劲有力。内容概述了大田洞瑶族居民斗争业迹，同样也刻下当时统治者镇压瑶族居民的史实。石刻经历了六百多年的风雨剥蚀，有部分字迹模糊，但仍完整无缺。

《大田洞摩崖平瑶记》刻于元朝至正十三年（公元一三五三年），距今六百三十年了。它从一个方面刻下我县最早居民之一的瑶族人民的历史和斗争风貌。

在历史上，我县是多民族聚居的县份，有汉、瑶、僮（壮）、畲等民族，而瑶族在少数民族中人数最多。宋朝乾道年间，吴光集（福建莆田县人，后定居于现牛江区蟹埕村）任南恩州知州时，瑶族人数约占全县总人口近四分之

一。古代的我县天露山（现开平县大沙区）、大人山、君子山和茶山坑等地都有瑶民居住。史料记载：“君子山，县西八十里，左有仙坛，下有仙池，古木交翠，石涧奇绝，昔有良瑶居之。”位于大人山，君子山和茶山坑交界的大田洞，瑶族居民比别的地方多一些。由于封建阶级的统治，民族矛盾日益加深，斗争越来越激烈。元末至正年间，统治者在大田地区对瑶族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残酷镇压。从此，瑶族居民逐渐减少；清朝康熙年间，政府强迫瑶族同汉族居民一起编入“保甲”制，因而瑶族逐步被汉族同化了。《大田洞摩崖平瑶记》是这段历史的见证。

石山摩崖石刻是我县最早石刻之一。它不仅具有历史、科学和艺术价值，而且是对研究我县瑶族历史和民族斗争很有作用。一九八三年六月恩平县人民政府确定为县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。

试题冯如少将纪念亭

吴曼学

予客居惠州，欣悉家乡筹建冯如纪念亭（碑），发为一绝。

飞机始祖早成名， 总府褒扬万世荣。
亭筑鳌山留胜迹， 松涛涌作宇航声。